

說部初第一
叢集百編
書

海衛偵探案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一編

偵探小說

海衛偵探案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海衛偵探案

醫生冤

此案之查探。余並未目覩。但見濮黑來初次入海衛公事所。有所託委。及余自己室下梯。一見濮君之後而已。及海衛自愛爾蘭歸。而余始明悉其中之情節。

當余離室之時。見克萊特以名片授海衛云。有客來訪。海衛請之入。乃狀貌魁梧。巨眼高聲之丈夫也。客形頗倉猝。一見海衛。卽曰海衛先生。僕有要事來訪。乞君注意。君能棄所有之案。以辦吾事。則酬勞自當不吝。海衛應之曰。是烏能。吾所有之案。皆受託以偵探者也。決不能以重費却吾前客。且君以重酬囑余棄前託之案。安知明日不有他人以更重之費賄吾。釋棄君案乎。曰。但此……此乃最緊要之案件。海衛先生。是誠死生繫之者也。海衛應之曰。誠然。然案之類此者千數。爲余等所不知。又諸類此者二三。爲君所未知。而吾已受託查勘。君可告我以何事。或能同時辦理。以案有數。且查明者。有數日查明者。亦有數小時或卽可探察者。

濮黑來至是乃答曰。然則吾將告君。但未告之前。君可讀此一過。隨即出一紙交海衛曰。此係自二日前之司丹特報裁割者。海衛乃取其剪報而誦之曰。

愛爾蘭馬域縣之痘疫。現已漸次減少。在戶口繁盛之區。此等疫症。甚形危險。其傳染最易之地。爲市鎮無疑。人自市鎮歸鄉。而疫亦傳於鄉間。被害者過多。醫士頗形忙碌。呂亞儂亦於數日間因疫不起。聞呂君係英人。與其友同居於哥來甯村數里之外。作釣魚之戲云。

海衛誦畢。置其紙於桌上曰。君之就吾者。非爲呂亞儂之亡乎。濮曰。然。吾之來此。實因有疑。疑呂亞儂之死。不死於痘疫。而死於毒手也。其被戕之故。實係暗昧。而凶手則爲同居之友人也。曰。君意其被戕之狀何如乎。曰。是不能言。吾之所以訪君者。卽以此。其凶手或已在逃矣。海衛問曰。君於此案有何關繫。君係彼……曰。吾乃受遺囑之託者也。依遺囑所云。則呂君倫於一二月後亡故。彼當大有所得也。其遺囑爲呂君之叔所書。其叔爲吾契友。故因以託吾。言明爲呂君料理其遺產。至彼二十

五歲。然後歸伊自理。呂君有女弟。曰麥倫。亦有一分。惟甚微。至伊二十五歲或婚嫁之時。歸伊自理。以亡者在先爲主。倘二人未至受產之時。有亡故者。則其產歸生存之一人。君須注意於此。因呂君之去二十五歲。祇有二月。二月之後。其巨產當屬彼。今未至期而亡故。則其遺產。至彼妹二十五歲。或婚嫁之時。盡屬於其妹矣。君又當注意。吾所疑之凶手。卽麥倫之未婚夫。苟此人不同去。呂君本擬獨游愛爾蘭也。漢黑來言至此少間。而海衛惟領之以首而已。

漢黑來乃續言曰。吾頗不樂其爲人。因其沈默寡言。吾爽直人。亦喜人之爽直。且彼人之涵養。必非自然。海衛問曰。然則彼人貧窮乎。曰。然。甚貧。彼姓麥。名司雷。醫士也。卒業之後。未嘗自行醫道。惟助人爲之。或因學力未充。不能自立之故。揆彼之意。似願呂君早亡。而因以得利者。然此亦未有確據。吾等當查察之。至於可憐之呂麥倫。則雖有五十倍之巨產。固不忍殺其兄。曰。請述其斃命之情形。曰。然。吾將告君。呂亞儂近來身頗不適。麥司雷因勸之他去。以吸新空氣。吾曾聞諸道路。呂君頗有憐

香之癖。曾訂一女。未幾而其女忽亡。呂君因愁煩成疾。易地以居。固屬治此疾病之善法。麥司雷於此事。頗有影響於此孤童。蓋麥司雷長呂四五年也。彼等乃擬赴愛爾蘭之西方。以作釣魚之戲。吾頗異之。而彼等固已決計赴遊。彼處有一村。麥之友有釣魚舍在其中。彼等乃賃居之。抵彼後即遭痘疫。吾固不信呂君之死。有關於疫事。因彼等初甚平適。迨至一禮拜前。而呂麥倫忽接麥司雷之來信也。言至此。濮黑來乃授其信於海衛。其書草率斜傾。頗露驚慌之態。其言曰。

愛友呂卿鑒。近來痘疫盛行。想亞儂已致信卿處。卿亦當於報紙上見之矣。亞儂不幸。亦羅斯厄。勢甚危險。其疾始於今日。(禮拜二)現偃臥村中。此間最近之醫士在哥來甯。離此十五里之遙。頗覺不便。幸司雷稍通醫理。得以補醫士之不足。且有隨帶藥箱。有須用者。亦可預備。亞儂病勢雖不輕。司雷自當細心調理。以期速愈。卿不必過慮。亦不必來此。因卿無能爲役。徒自冒險耳。司雷將陸續奉告。卿可無來。水遠山遙。來且困乏。且最近之寓處。須在哥來甯。而哥來甯又爲傳染最

易之地也。明日當再續陳。麥司雷頓首。

不特字跡草率模糊。頗顯驚惶之狀。且間有重覆。亦有遺漏者。海衛閱畢。卽置諸剪報之旁。

濮黑來又續言曰。翌晨。又有來信。卽以之授海衛曰。此信甚短。亦無惶恐之象。但述病勢危急。且申前請。勿使呂君之女弟。或其母。赴愛爾蘭耳。海衛閱畢。亦卽置於桌上。

濮黑來又曰。雖麥司雷固求其不必赴彼。而呂君之母。則因撫愛獨子之慈心。乃竟以強健之體魄。決計作愛爾蘭之行。詎甫登程。而其子之兇耗已至。此第三信卽是也。其信中云云。固屬應有之事。然吾觀之。其情殊非確實。信中有慰唁之詞。亦述及疫症流行之速。未及調治而人已斃。此皆尋常所可異者。要求母妹勿往之句。又見行間。且云屍身卽當報地方官收葬。彼等卽來。亦不能親見。海衛先生。彼之始終不欲使其母妹一見呂君者。果何意也。曰。然。但麥司雷或爲呂氏母女衛身起見。亦未

可知。平心而論。彼等卽去。非徒無益。抑且受害。道上之辛苦。且不論。獨不思痘疫乃係傳染病乎。呂氏甚弱。君固自語吾也。曰。然。彼實有病。有心病。但希教我。以君旁觀之眼視之。其信中非有強迫之詞乎。曰。或能見之。但原因甚繁。不必如君所云。請告我以接到此兇耗以後之事。曰。聞呂君之母。情極慘傷。然自其女以書見告。而吾始知之。吾既閱其信。思必有人赴彼一觀實情。以呂君孤獨。同居荒村者。祇有一友。而此友又大有利於呂君之死。且呂君之出游。彼實主使之。而其往也。帶有藥箱。如彼信中云云。今呂君忽逝。舍麥司雷外。更無他人目覩其狀。麥既業醫。卽報告等事。麥可自爲。苟無人爲之質問。行將墮其術中。而麥固可安然自適矣。凡人有利於他人之亡者。醫士之藥箱。蓋甚有用也。曰。君曾述君疑意於呂氏母女乎。曰。唯唯。吾但微諷之。而彼等已怒不可遏。吾亦只能撫慰之而已。然吾意必有人前往探查事實。而舍吾外。又無人能肩此任。吾卽於是夜乘晚車就道。翌晨抵渡勃林。濟渡至愛爾蘭。其最近之車站。離哥來甯三十里。而哥來甯尙距其村十五里。吾乃於次早策騎至

彼處麥司雷見吾。頗出意外。而精神奕奕。不似昔時。吾之疑團。因之更甚。屍身則已於數日前埋葬。吾詢其病狀。而麥之對答。殊支吾矛盾。呂君之衣服被褥等物。均已焚化。因當時無他法以止其傳染也。當時麥述其事如左。

某日。麥徒步在哥來甯。修理魚網。及歸而呂君已得痘疫。乃伏侍醫藥。爲之看護。吾因問何以更無其他醫士爲之診視。彼答云。近處祇有一醫士。而請之來。至少須一日。且事甚忙碌。卽來亦未能如彼之細心調治。故以調理之職自任也。爲間。吾又語之曰。當呂君既亡之後。君固當另請醫士爲之查驗。及今發棺。未免遲矣。吾之言此。因吾固疑呂君之死。大有利於麥。而麥驟聞此言。容色頓變。驚惶失措。約一分鐘許。乃始復原。因勸吾不必如此。詞甚懇切。而憂慮似未少減。吾亦未遽允諾。蓋吾之志已堅。必查驗屍身而後已。因卽赴哥來甯。以訴諸地方官。及下午歸。而麥已攜箱他遁矣。自此之後。吾未嘗一見其人。亦未聞其在何處。是日吾寓諸其鄰。至次日傍晚。始來倫敦。得辯護士之助。卽將此事。並麥司雷之在逃上告。批云。當先查驗屍身。吾

意今日當已查驗矣。吾之來此。固求君查訪麥司雷也。愛爾蘭之警察。固屬勇敢。然力有餘而智不足。吾恐辦此等事。非有巧計不可。君或能查出致死之故。則更善。蓋麥司雷或用祕藥殺人。使之與霍痘疫而死者無異。以欺醫士。未可知也。海衛曰。是頗不類。果爾。則彼於未葬之先。何以不邀醫士一驗之。以釋人疑。蓋如是。則彼可安然無患矣。但無論如何。查探此事。爲時必不甚久。吾將任此。今夕六句半時。吾當由福司德逕赴愛爾蘭也。曰。如是甚善。吾亦當往彼一次。倘有所聞。當卽續告。

約一二點鐘之後。海衛門前來一車。車中坐有一女。服黑衣。帶面罩。前來投刺。海衛請之入。則密司呂麥倫也。言語無次。顯露驚惶之象。海衛百方慰之。乃曰。海衛先生。吾固須就君有所求。但既至君處。又不知從何陳說。渾黑來君非先曾謁君。使探吾可憐之兄之死狀。及麥司雷君之行蹤乎。曰然。密司。事誠有之。不識密司亦能有所陳告。以助吾乎。曰。否否。海衛先生。吾不能。事極可駭。吾意渾黑來君之於此事。未免偏執已見。麥君決不作此等事。吾勸君不必肩任此案矣。海衛應之曰。密司。少安毋

恐如君所言。麥君無能爲此。則余亦不能強斷其能。吾之辦案甚多。未嘗一聽人之私見。今辦此案亦然。但於事實。不得不詳加探索。密司近來曾聞彼消息否。曰。自吾兄凶耗到後。未嘗聞彼消息。曰。然則在凶耗之前。究何如。麥倫似稍猶豫。旋曰。吾二人雖有緘札往還。但皆私事耳。海衛注視其面。曰。然。誠然。以外尙能有所告乎。曰。否。吾恐不能。吾但求君記憶吾言。無論君所見所聞爲何如。亦無論其證據爲何如。可憐之司雷。決……決……決非能爲此事者。言畢。以手掩面。海衛仍目視微笑。問曰。識麥君幾年矣。曰。五六年。識之於先兄之學校。兄與司雷同校。而司雷較先兄爲長。曰。彼二人和睦乎。曰。雖兄弟不啻也。談次。海衛竭力撫慰之。而麥倫旋即辭去。既下梯。濮黑來之使者。即持信至。內有自哥來甯來之電報。其文如左。

屍發。死於彈。無痘疫形。麥蹤未審。已報驗屍官。

奧萊里電

海衛偕濮黑來赴馬域縣。濮黑來惟喋喋於此案之顛末。而海衛更不復及此。惟瀏覽野景。顧而言他。濮因以涼血目之。海衛亦不置辯。但電告使無動室內之器具而

已。是晚因宿拔里墨。至次早乃抵哥來甯。與醫士奧萊里會於墳所。見屍已去衣露體。左胸現有微傷。醫士奧萊里係中年人。面灰色。似數夜未曾安眠者。語海衛曰。其傷處於埋葬之先。已經洗滌清潔。而塞以炭栓。鄙意剖解之舉。似可不必。槍彈雖不可見。而傷痕則甚易察。彈從前胸進。由後部出中心部。因以致命。言畢。即舉屍以示海衛。乃察其前後之傷處。詢醫士曰。君於彈傷之症。非甚有經歷乎。醫士微笑。操方言應曰。然。吾未來哥來甯之先。曾充軍醫有年矣。亞香底及印度。均曾親歷其地。海衛曰。然則君果甚有實驗者也。因指屍而言曰。盍來前。君意其彈似從後來者乎。曰否否。請細察之。彈之進路。與其出路。大有區別。曰。然則君意爲何物所傷。曰。鄙意實爲大拳銃所傷。吾蓋揣度其彈之大小而知之。其銃必視來福槍較小也。曰。君能臆度發槍之遠近乎。醫士奧萊里搖首曰。衣服已卸。傷處已裹。否則吾當以藥之黑色測之。曰。君識彼呂君與麥君乎。曰。微識之。在呂君罹痘疫之前一日。吾適馳過其舍。見麥司雷持拳銃立於門口。其銃足以致此等之傷。而其機關已啟。或曾發放。抑始

裝藥。則吾不得而知矣。曰。甚善。是或甚有關係於此案。此外君尙能告我一二。以助偵探之力乎。醫士奧萊里沈思良久。曰。否。吾固知有人新患痘疫。麥司雷已任調治之職。吾聞之甚喜。因吾診視甚忙。無暇分身也。且彼等所居之室。離羣索居。送病人於醫院。似可不必。且亦不便。蓋自麥司雷與吾言呂君患恙之後。無人知其死亡。麥司雷獨肩其任。更無他人爲之顧問。近處凶肆。祇有一家。亦患時症。故購棺之時。僅以車載。而盛殮之事。皆麥自爲之。其喪事之證書。亦麥爲之。蓋彼既業醫。諸事均甚妥善也。曰。證書但云因罹痘疫致死。不更及他乎。曰。然。但云痘症。海衛因別醫士奧萊里。偕僕黑來乘車赴呂亞儂死亡之處。

至村市會場。海衛止車。出表與大鐘相對。曰。此間早倫敦半時。吾儕之表。不能與此間同也。醫士奧萊里追至。呼曰。吾適有所聞。上禮拜二。有三人聞屋內發銃之聲。曰。彼人安在。曰。吾今不知。但能覓得。吾將往訪之也。海衛曰。君果能。則助我多多矣。訪得後。卽告彼等。令往呂君所居之室。今日能到更善。彼將各有半鎊之酬謝也。曰。唯

唯。吾將訪而告之。

濮黑來在車中語曰。禮拜二卽麥初次來信之日。卽麥言呂君得病之日。倘是日發槍致呂君之命。則以後續陳病狀諸信。均在呂君死後所書。麥真忍人哉。海衛應之曰。禮拜二之槍斃呂君。事或有之。麥之所以不卽報凶耗者。或因呂君同時已有信至家。或爲他事所阻。未可知也。

是時車行壞道中。頗形顛蹶。抵路端。見一圯廬。濮黑來語海衛曰。此係老嫗之舍。嫗蓋爲呂麥二君司廚。及洗滌事者。約百碼之遙。在路之右旁。有草舍焉。則卽昔日所賃居者。海衛答之曰。然則盍止車。詢諸彼嫗。吾意須及早聚集證人。則以後之事。更易著手耳。

因同下車。濮黑來向門啓處呼之。見一婦迎出。貌甚慈祥。年在五十左右。所服之衣。似較他村婦爲清潔。自離哥來甯後。海衛蓋未一見此等服飾也。濮黑來語之曰。請早安。密西司霍里。請早安。此公海衛麥丁。自倫敦來者。欲查察吾愛友呂君之暴亡。

因晉謁。望有所告。

老嫗操土語曰。彼誠君子。暴亡實可憐。其聲婉轉可聽。絕不類其貌之醜惡。少間又續言曰。彼二人同居相處。釣魚讀書。未嘗少離。誼同手足。彼實一美少年也。海衛曰。密西司霍里。吾意密西司之知彼二人。與他人相彷彿。然乎。曰。誠然。知之未必較審於他人也。曰。密西司曾聞有人與呂君不相合者乎。曰。馬域城中。無與之不相合者。彼誠美少年。誰肯害之。曰。請將呂君得病之日。據密西司所見聞者。明以告我。

霍里曰。吾於禮拜二早七點半鐘過彼。半點鐘後。聞彼等梳洗。繼又早膳。九點半鐘。麥司雷徒步往哥來甯。呂君在內作書信。半點鐘後。吾即他往。近十一點時。吾至院中取桶。經呂君之室。見彼倚桌作書。安然無恙。而今已矣。此生不得復見之矣。曰。此後何如。曰。吾取桶歸後。無所見聞。至二點鐘。而麥司雷返自哥來甯。曰。當彼歸時。密西司親見之乎。曰。吾親見之。時吾適在籬旁看豬也。吾已於半點鐘前。等候其歸。恐有物攔回。須烹調也。彼到時。卽示吾以時刻。蓋與大鐘對準者。曰。二點鐘乎。曰。然。吾

之舊鐘亦準。而……言未畢。海衛止之曰。少間舊鐘可賜一觀乎。霍里乃閉門。門後露一舊掛鐘。海衛以其表相較。驚曰。至今猶準。此鐘之機器誠佳矣。曰。誠然。即呂君亦時贊之。此鐘未嘗與大鐘相異。麥司雷既示吾以時刻。即逕歸其室。以後更無消息。直至三點半鐘。曰。何如。曰。彼顧吾頗露淒涼之狀。授吾以信。囑曰。送至哥來甯郵局。第一次來車。今呂君疾病。汝切勿近彼居。吾已置之牀上。行將焚彼衣服於屋後。吾告汝以此。俾汝知屋後冒煙之故也。醫生可無庸。吾自任之。然深戒汝。切勿近其居。倘須飲食。汝當置於半途。吾自來取。但爲吾速寄此信。呂君之病。並不傳染。然汝切不可近其居。麥司雷之言。吾曾遵守其戒矣。海衛曰。麥司雷言畢。即返室乎。曰。然。彼即返室。面白如紙。蓋彼亦仁人也。是日吾更未見彼。次日彼持一信。置諸半途。高聲喚吾送郵。是蓋寄與呂君之母者。前信亦然。翌日又有一信。送諸地方官。且云事已畢矣。呂君已歿矣。葬事即於次日舉行。曰。然則密西司自取桶見呂君之後。更未一近其居乎。曰。然。是吾之過也。夫。曰。密西司所爲甚合理。然試思之。三日之內。曾聞槍

聲。或他種異常之聲。發諸其室乎。曰否。吾未聞有此事。容或有之。吾則未聞也。曰。當密西司取桶之後。在麥司雷未歸之先。呂君曾離室乎。抑有離室之機會乎。曰。以吾所知。彼未嘗離室。然彼實有離室之機會。卽離室而隨返。吾亦未由知之。特吾未曾目擊耳。海衛曰。驚擾密西司。深自抱歉。今吾等當一顧其室。倘有人來此。請送至吾處。吾料警察在彼也。曰。警察在彼。且警官相離亦不遠。蓋自濮君去後。彼等即擔此責任。而夜宿於彼處也。海衛乃偕濮黑來步往呂亞儂所居之室。

途中濮黑來語海衛曰。君曾留意彼婦所云呂亞儂作書乎。今其書安在。而書中所述又如何。計彼可與通信者。惟母與妹。而母妹均無所聞。此案離奇。乃至於此。海衛沉思有間。曰。然。書信誠案中至要之點也。

言次。已抵呂宅。其室甚堅。頂以磚砌平。屋後有灰燼。卽麥司雷焚呂亞儂衣服處也。戶旁有警察。貌良勇猛。見濮黑來卽起而行禮。濮黑來語之曰。警察無恙乎。吾願諸事順遂。曰。先生。無甚影響。亦無人曾入此門。海衛詢之曰。有人啟窗或閉窗乎。警察